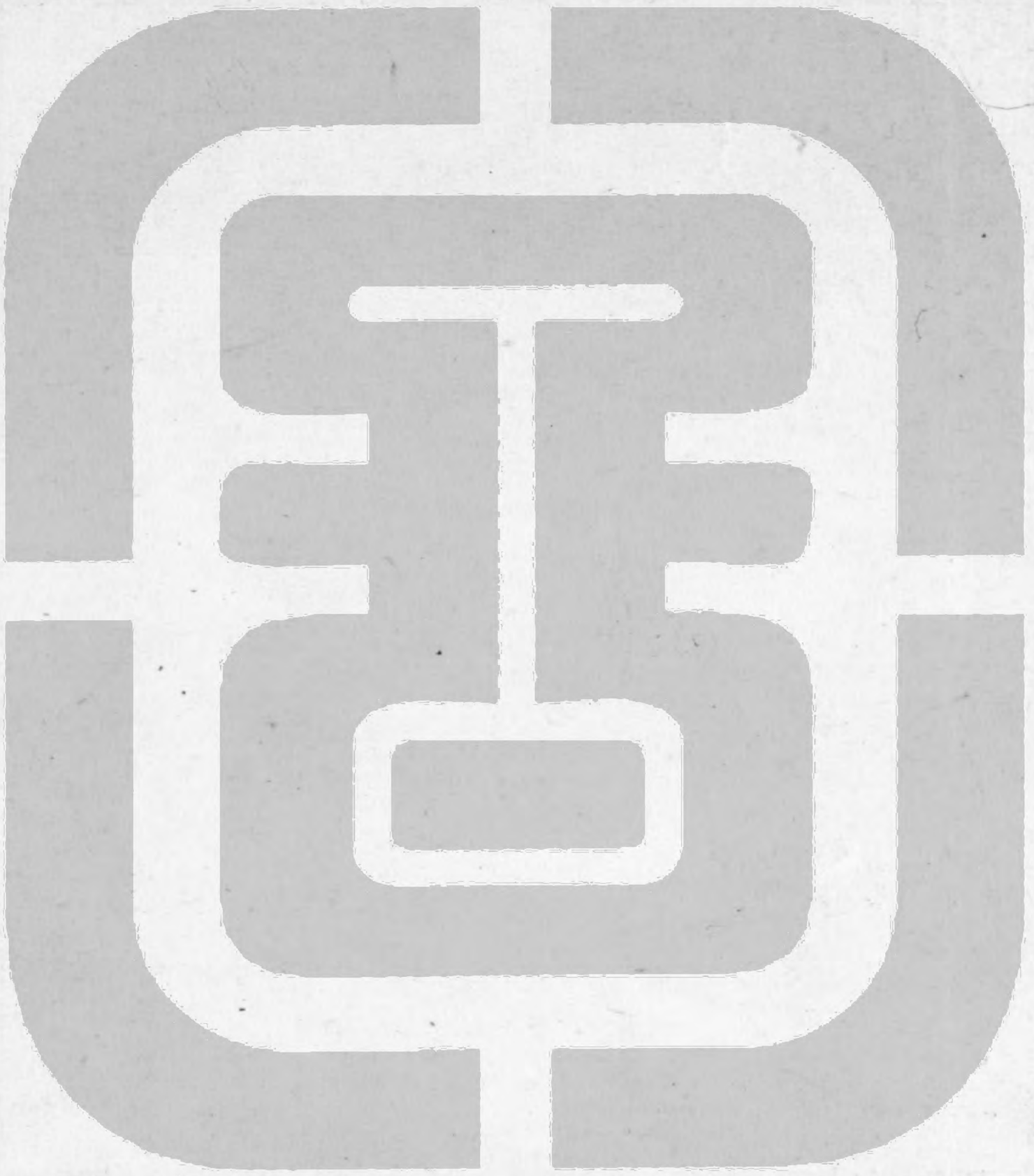

牟潁　游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操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牟頼

洛陽人牟潁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潁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伏一劒拜潁曰我彊宗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兒勇人死亦爲兒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

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顏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顏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顏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顏驚起欵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顏甚閔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顏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迴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顏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顏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顏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顏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顏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云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顏宅擒捉顏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游氏子

[illegible]城西之北嘅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蔓敢居者親近乃牓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牓曰僕猛士也

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劒而入室宇深
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庭中絺綌而坐一鼓盡閒寂無
驚游氏子倦乃枕劒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
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掃闢前軒張朱簾
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子心謂此小魅耳未
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
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
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
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
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噆而
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
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俯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

宅後卒無敢居者 出三水小牘

李雲

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若

南鄭縣尉李雲於

不娉乃許之號姬曰楚實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
南鄭令沈氏女及婚日雲及浴于淨室見楚實執一藥來
徑前謂雲曰誓余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女壻無物奉贈君
香一帖以資浴湯瀉藥末入浴斛中釵子攪水訖而去雲
甚覺不安困劇不能出浴遂卒肢體如綿筋骨並散 出聞奇錄

鄭總

進士鄭總以妾病欲不赴舉妾曰不可爲一婦人而廢舉
固請之總遂入京其春下第東歸及家妾卒既葬旬月後
夜深偶來寢聞室外有人行聲開戶觀之乃亡妾也召入

室而坐問其所要但求好茶總自烹與之啜訖總以小兒
女也睡欲呼與相見妾曰不可渠年小恐驚之言訖辭去
纔出戶不見出聞
奇錄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窓借筆紹借之於窓上題詩
曰何人窓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
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出聞
奇錄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
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澤
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
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

衆爾後凡有吉凶肹蠁閒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
徵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
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纔罷
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之
[illegible] 珙問
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少卑家僕報中
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
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
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
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
且誡曰專伺之曉聽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
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
牛怒目出於 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

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琪後密詢其事鮪終不言出劇談錄

李戴仁

江河邊多倀鬼徃徃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李戴仁嘗維舟於枝江縣曲洲中月色皎然忽見一嫗一男子出水面四顧失聲云此有生人遠馳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當陽令蘇洲居江陵嘗夜歸月明中見一美人被髮所著裾裾殆似水濕洲感云非江倀耶婦人怒曰我作鬼奔而逐之洲走遇更巡方止見婦却返所之路出北夢瑣言

劉璪

漢江北鄧州界地名穴口本無鎮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漢久爲沙礙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劉璪丙子歲往彼州訪親知至穴口宿舊知韓氏家人曰鄰村張家新婦卒來三日適來却活主人甞往省之至夜韓家歸云張婦爲倀近廟神召去見其中外親眷亡者咸在焉爲廟神造軍鎮無人作餅故令召來見廳上門外將士列坐言開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頓畢乃放回鄉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塞江路乃通出北夢瑣言

李矩

成汭鎮荆州有聲一縣令崔
火一旦羣盜刼縣　崔令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一毫子
方避賊見矩以爲與賊通明日言偏將衆咸知矩與賊失
歡頗疑之執送中州推問不伏遂刖送江陵禁右庶獄庶
吏速於具獄推吏常某言於判官范某曰李矩誠諳須拷
究之范固不許常竟鍛鍊以成之矩臨刑戒家人多燒紙
筆訟於地下纔一月常某暴亡後李矩主簿見矩
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爲證耳及妻
子以誠祈之乞容旬月區分家事雖無痛苦飲食如常但
困憊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陶福

蜀將陶福少年無賴偷狗屠牛後從立功至郡守屯戍興元
府之西縣暴得疾急命從人朱軍將請府迓醫李令喬令
謁與朱軍將連騎馳往至夜抵西縣近郭諸葛亮廟前見
秉炬三對前道擁一人步行荷校墊縛衆人相從後有陶
親叟抱衣裘而隨之令謁先未識陶福朱軍將指謂令謁
曰此是我家太尉胡爲如此遂巡恐一陳亦疑是鬼曉至其
營已聞家人哭聲向來執録乃福之魂也出北夢瑣言

巴川崔令

令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蹇中稍可自固崔某爲
令嘗有健卒盜粟木令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山人
卒死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懼失毀
器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鎖閉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
碎求方術禳解者不能制令罷官還千里鬼亦隨之又曰

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忘費用甚多未嘗
困怨一旦舉家閉大鳥鼓翼之聲止于屋久之空中大呼
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禍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
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災
盡福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龍子中居此天
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
天上初邑中有羣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眞鶴我所騎
來其餘皆常鳥矣又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
名錦繡娘及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
與言稍强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傖健卒
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淩毀因不語傖去後徐謂人
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
言無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爲
對未知是何神也出錄異記

馮生

遂寧有馮生見鬼知人吉凶賴川陳綱爲武信軍留後而
劉知俊代之捃其舊事馮謂綱曰劉公雖號元戎前武幢
節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知俊被殺有林泳者閩
人常謂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祆馮
聞之對衆謂之曰君爲宜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
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

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脩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皇甫枚

光啓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一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昃風勁惑於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茅屋數間檡籬疎散其中有喧語聲

慚懼言誠於馮許為解其冤也出北夢瑣言

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
屨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坂東南下得及其居
至則荊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畧無人蹤如
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見官道
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
俱焉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牒

陳璠

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
好及溥爲支辟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簡劣
卒五千人命溥總之而西璠爲次將溥自許昌趨洛下璠
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
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
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追且請公解印
以厭衆心支力不能致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溥自稱留
後璠謂溥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
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翻溥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爲
溥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遂發璠
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其不流涕其後
浦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慘酷喜殺復厚斂徭
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
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
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
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
之者執以送友縶之馳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

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牘

豫章中官

天復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寐頃之紹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市驟語喧噪如先所聞出稽神錄

邵元休

漢左司員外郎邵元休當天復年中尚未冠居兗州解宅宅內惟乳母婢僕堂之西序最南是書齋時夜向分舉家咸燭熟寐書齋內燈亦滅邵枕書假寐聞堂之西窓窓扉

婦人履聲經于堂階先至東序皆女僕之寢室也每至一房門即住少時遂聞至南廊有閤子門不扃鍵乃推門而入即聞轟然若撲破磁器聲遂西入書齋窓外微月見一物形狀極偉不辨其面目長六七尺如以青黑皂幪首而入立于門扉之下邵不懼厲聲叱之仍問數聲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勢如風邵欲捫枕擊之則已去矣又聞行往堂西其聲遂絕遲明驗其南房內則茶牀之上一白磁器已墜地破矣後問人云常有兵馬留後居是宅女卒權於堂西作殯宮仍訪左右有近鄰識其女者云體貌頗長蓋其

何四郎

梁時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粧粉自業嘗於一日

五更初街鼓未鳴時聞百步之外有人極叫何四郎者凡數聲而罷自是率以為常約半月後忽晨興開肆畢有一人若官僚之僕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僕又促之何方束帶僕恐不容俄以衣幞之北行達於東西之衢何乃欲廻歸僕執之尤急何乃愈疑將非人耶嘗聞所著鞋履以之規地自圍亦可禦其邪魅某雖亟為之即被擲之于屋知其無能為也且訝且行情甚忧惚遂正北抵微安門又西北約五七里則昏冥矣忽有朱門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炬熒煌供帳華麗唯婦人輩款接殷勤云是故將相之第幼女方擇良匹實慕英賢可就吉席何既覩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代是比曉則卧于丘塚之間寂無人迹遂望微安門

子珍草莽醫密墮於荒井之中又經一夕飢渴難狀以衣襟承露而飲之有樵者見而問之遂報其家緣而出之數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邪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巫召巫者視之巫至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祟

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其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
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按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
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
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
其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爲余言出稽神錄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將
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
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
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
居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
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寄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
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
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
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
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
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盃詞色愈厲客將去復
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
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
忽不見元樞竟無恙出稽神錄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窓外有二人皆青
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
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

戚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出稽神雜錄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徹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於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而入府又遇亂兵傷胃而卒張徹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將出對面入府皆斃矣出稽神錄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禽而毆之令驚大怒大呼而達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及暮歸復為所毆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困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為此厲蓋黔丘之徒也出稽神錄

張飛廟祝

梓州夫城十餘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為衛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髮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狀至於長大人皆畏之凡滿職梓州者謁廟則呼出驗之或遺之錢帛至今猶存出野人閒話

僧彥脩

草書僧文英大師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忧惚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彦脩彦脩問大王何以此來怡未對脩而不見彦脩方訪於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夢瑣言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卧門外牀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出稽神錄

黃延諫

建康吏黃延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牀延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複塹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出稽神錄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人袒衣倡獗而走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頭化爲旋風撲瑗瑗馬倒復面月余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無他怪出稽神錄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

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與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具酒食徧召親黨鄰里問訊叙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柏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錄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

字德遇斗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通日德遇晨起如厠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二人並居治城之西出稽神錄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六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人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有若仙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楊瑊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章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
楊瑊

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爲至此叟曰彼公復興造不輟致其無容身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

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璩累舉不第爲朱瑾書記出玉堂閒話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嘗居兗州侍親疾家在子城東南隅有僕人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長史許延年後云陳慰繼謙不樂命延入及東帶出則已去矣僕云徒步衣故皂衣張帽而至裁投刺入車門則去矣其年親卒遂以其刺兼賓錢焚之出玉堂閒話

邠州士人

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冠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談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爲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禍何宜以疲取同行者深以爲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出玉堂閒話

王商

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且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覘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耳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歎刀盾干櫓囂隘閭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乃知非人也比自府解出於州南之東門扃鍵無卜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合境悉罹其禍

謝彥璋

梁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庫副使郝昌遇往許昌籍其家財別開一室見彥璋真像之左目下鮮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狼其畏之彥璋性嗜鱉鎮河陽命漁者采以供膳無虛日焉不獲則必加重罰有漁人君於城東其日未曙將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問其所適以實對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輟否漁人曰否則獲罪矣又曰子若不臨網罟則贈子以五千錢可乎漁人許之遂獲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曉唯呼其輕顧之其錢皆紙矣

崇聖寺

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氣貌甚偉驅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與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絕句于壁朱衣詩曰禁煙佳節同遊此正值酴醾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殢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詩于今見存

任彥思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說食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與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食即致破什器蟲入人

耳烈火四起彦思惡之移去廻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
一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餐廳舍楸上血書詩曰物類易
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彦思相別目已遠彦思尤惡其
所題以刀刻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何鬼也

張仁寶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
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
上有芭蕉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墜小花
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異端午日
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竇伺之乃見其子身長三丈許足
不踐地門上題五月午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
所往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楊蘊中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而
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
漏深長燈耿耿東墻西牆時見影月明窓外子規啼忍使
孤魂愁夜永

王延鎬

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暴
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人霞卿甚
寵之攜之赴官經陽關神祠前過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
非延鎬之息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神所録
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於盥漱飲食
皆如生乃曰侯我嫁女方與君別延鎬將更娶告之鬼亦

許焉乃娶沈彦循女彦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過卒以爲常其後延鎬爲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

僧惠進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甲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簀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慄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

出錄異記

田達誠

盧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訶之曰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君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

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捨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楊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不獲出稽神錄

徐彦成

軍吏徐彦成恒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塲無木可市消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且日能辱顧乎徐彦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提彦成迴始至秦淮會吳師租納杉板爲棺以爲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彦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

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竟無能知者出稽神錄

鄭郊

鄭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洛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回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出北夢瑣言

柳鵬舉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紈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女僕自經而死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其僕具導其情故留之經時而去出北夢瑣言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遠見村落煙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無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姊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聲潔亦聳然而懼向曉將去便呼二女告之了無聲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尸滿屋皆將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窗上潔後皆為瘞之云出稽神錄

楊副使　僧定珉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郡將　王訥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隋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急或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有問長官篤誰云楊副使也又問宮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楊都明日船至金山無故而沒出稽神錄

僧珉楚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常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有一婦人賣花章曰祖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棄

軍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出稽神錄

陳守規

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杖與之鬬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得錢物既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弟柰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圖我居處謂

我無所止也五只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稽神錄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凡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牖簫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栢木什器都不復見余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錄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氷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此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儻殺是人必謂吾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及門數十步忽然不見出稽神錄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貧復養其子未有以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作兩髻結徑入

其家負其尸去莫知所之出稽神錄

清源都將

清源都將楊某爲本郡防遏營副將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趨府未歸有人方食忽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諸楊有二女長女入廚切肉且食肉半砧輒失去女執刀向空曰所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病次女於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子背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壇召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甚於巫巫不能制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爲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爾因遂絕某其年亦卒出稽神錄

王詡妻

王詡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詡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餘歲乃見形自腰已下可見人未常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聞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即生

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
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出稽神錄

林昌業

林昌業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
之功力未集忽有雙髻男子年可三十鬚髯甚長來詣林
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
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簸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簸
之而林問無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
月餘簸穀不輒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
卒無一言不復來矣出稽神錄

潘襲

潘襲爲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
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唯一婦
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
多虎苦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
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
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是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
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錄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
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
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

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墜時官給秘器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爾言訖不見澄遂爲僧出稽神錄

王攀

高郵縣醫工王攀卿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桑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嘆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所也久之乃聞其內蹔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將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隨至城東嘗所宿店告謝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見其襦故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古塚耳並無人家出稽神錄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買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開門視之無所見方怪之數日廣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着皆卒甲寅歲春也出稽神錄

劉隲

洪州高安人劉隲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爲軍將孫金所擄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爲常州團練

副使龔歸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馬問其所從來云頃爲人所擄至岳州與劉翁媪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通信至其家隋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過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酒掃庭內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爲誰曰高安劉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隋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爲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讌敘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爲人向者恒爲諸甥輩呼我爲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爲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隋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爲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隋乃不敢言之

仕齊爲通

邁軍士羅氏隸江州陳承昭爲高安制置使召隋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隋往省之乃曰頃爲鄉人十餘輩持刀杖劫我幾中我而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隋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成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隋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歟矣

出稽神錄

哥舒翰　章仇兼瓊　楊慎矜　夜叉一

江南吳生　朱峴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皎潔宅于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迴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于堂奧既無他室舒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舒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袴鎖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

拽朱索舞于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折發昇擲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啟處亦無所見舒翰忧忽以為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出通幽記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自蜡在庭有十歲童兒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鵰鸇掠之而去舉衆大駭因罷坐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實

楊慎矜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童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柴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曉其導從久而衢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慎其後月餘遂為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出宣室志

江南吳生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一劉氏女妥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俱之官劉氏初以 死聞凡數年其後忽曠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叅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兒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兒生嚼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兒所在而劉氏倪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吳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門即曳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 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

如此久褊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又耳目皆露光齒如鋸爪肩膊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又四顧若有所惧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出童志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漲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僕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縠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其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其之室謂其曰無惧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

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惧且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
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後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
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易逸遠百步不敢窺視及暮歸某
因詰之何爲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小不食太
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噉爲
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
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畏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
去而祝曰某頓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
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
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即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
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出宜
杜蘭室志

唐○陽員外其兄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
盛夏無殯斂權以葦蓆裹束瘞于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
吏事不復重斂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覩坎穴
但葦存某歎其至深而爲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
徑某乘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
復識慟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狀類羅剎極嘷方寤婦
人口不能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爲夜叉所得今此
二子即我尸生書之悲深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
倘至必當殺某問汝能共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
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嘷吽以兒相示船
行既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
剎解人語大曆中母子並存出宣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戔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一貞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　後驟多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踪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又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又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又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劒舊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啟其戶屨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多掛野蒜玄熊之類或庖多之餘亦有鍋鐺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夜又未至遂拔桁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又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踏於地自東以桁樹撾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又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于戶閾又撾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儔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一夜又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眞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秉懇欲披告于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

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
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
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劒衛之
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
所願也遂仗劒從道士而去濟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峰將
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
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劒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
以劒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於洞門外忽之俄頃
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氳將欲入洞自東以
劒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
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劒拂之若雲氣
而滅良頃將欲曙有道士棄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
女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証也盤旋候明而
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
三秋稽顙叩眞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
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擇劒而禮
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
咎而已二人因汲泉滌其所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
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尚有夜叉骷髏見在道
士亦莫知所之出奇傳

馬燧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
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
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率愜之

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毋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去良慎之色見於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庚我而恫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部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來敵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嘐歡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車馬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窸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生憂疑也燧乃應諾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矣君固飯我食汝乃解所攜襆有數肉一胡餅一箇燧食甚飽卻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放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去輒不可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夜半有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蝦蟇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駕獸爪衣豹皮棹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爍吐火噴血跳躅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魂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曰此乃逃人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啼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出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

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乃獲免後立大勛官嚴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獲乃每春秋祠饗別一床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出傳記

東洛張生　薛淙

張越石　張融

東洛張生　夜叉二　丘濡

牛儈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電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拏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讒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遽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叉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

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其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基旁覩其異乃圍墓掘之覩賊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基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管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究覘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出逸史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廂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瘡多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

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
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
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
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
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劒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
三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
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
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
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
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爾
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
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去人

叫半木已來見木

一緋黠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
中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
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 出博異傳

丘濡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
歸言初被物寐中若云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
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
誡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
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焱藍膚磔耳如驢至地乃
復人焉女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叉與
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
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罪業或

與人雜處則疫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坐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則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皆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寻得而欺矣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候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出酉陽雜俎

陳越石

賴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吃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宛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

石曰此物今夕來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又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又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出宣

張融

渤海張融字眉嵎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嘗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恒苦遲融孫云自爲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條已捉矢而歸舉坐怪鄂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將殯呼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是羅刹鬼也當啖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即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擲聲咸輟悲駭愕遽送塋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出宣驗記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爲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爲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姿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

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爲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紿也即日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紿乎蘊師悟非人廻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大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叙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寃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閩禁不可發但聞信牙齧詬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禿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拏攫騰踔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畫夜叉正類所覩厝吻間猶有血痕焉

出河東記

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遊

蘇萊　鄭生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玢

舒州軍吏　韋隱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會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爲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

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
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
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竊視之自爾彷彿
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
夫精情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旣而女誓
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
爲妻出幽明記

馬勢婦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
經日見人人死然後省覺則具說家中不信之語人云其
中病我欲殺之魂難殺未卽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
白米飯幾種魚鼈過竈下戲婢魚故犯我我打着其頭
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
乞終不下手醒語兄云當活出搜神記

無名夫婦

有匹夫匹婦忘其姓氏居一旦婦先起其夫尋亦出外其
謂夫尚寢旣還內見其夫猶在被中旣而家童自外來云
卽今我取鏡婦以奴詐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處來
也乃馳告其夫夫大愕徑入示之遂與婦共觀被中人高
枕安眠眞是其形了無一異處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徐
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經少時夫忽得
疾性理乖誤終身不愈出搜神記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

有女二人其長早亾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來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郤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倩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進去倍道無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深泣言曰吾棄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

阻歲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過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出離魂記

鄭齊嬰

鄭齊嬰開元中爲吏部侍郎河南鄭陟使將歸途次華州

忽見五人衣五方色衣詣廳再拜齊嬰問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齊嬰問曰神當居身中何故相見答云是以守氣氣竭當散嬰曰審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嬰咨卒求延咎刻欲爲表章及身後事神言還至後衙則可嬰爲設酒饌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臥西壁下至時而卒出廣異記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於京師天寶中有客持一繈詣少遊引入問故答曰頗知年命少遊爲作卦成而悲歎曰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嘆久之因求漿家人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神爲客令持與客客乃辭去童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乃一紙繈爾歎曰神捨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廣異記

蘇萊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於考召兗州刺史蘇詵與馬氏相善初詵欲爲子萊求婚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卒爲致之一令爲其婚娶實要婉淑盧氏三女皆端麗詵乃令萊至其舟自閤視也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萊舟親自看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當爲刺史婦蘇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于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梟二京收復有詔膾萊懷州刺史焉出廣異記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

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爲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爲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于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亾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出靈怪錄

韋隱

大曆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隱隱奉使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妻在帳外驚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無知者隱即詐左右曰欲納一妓將侍枕席人無在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敢勇姑言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出異記

齊推女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舉李進士妻方娠偉眼目拗劣比之曰此兒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窮橫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葬于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

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李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爲冥雪至近鄙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子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貞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滀泣李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校遲李曰爲之柰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異諸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妄柄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扣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即頻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嘑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冒冒甲冑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遍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摘有問知賊姓名

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郡縣王吳苟今刺史宅是苟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柰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苟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苟庭辯食頃吳苟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其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抵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猷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舍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本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先李先生曰相為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為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出玄怪錄

鄭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刻漫鄭君不幼女甚念

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予生爲善以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秋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急發人驗訪之其今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今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出宣室志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日晚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旦節日今當蚤歸何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謂二童曰爾可緩驅投宿于白馬寺西表兄實溫之墅明日徐歸可也因上馬疾驅俄頃至上東門歸其馬珍重而別珙居水亭

促步而進及家瞑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姊妹張燈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顧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噱弟妹之輩亦無應者珙心神忽感思又極呼皆亦不知但見其親歎曰珙郎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恠曰吾豈爲異物耶因出至逼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逢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啟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算公書令皆之既至而櫜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呴呴焉櫜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橋察

即君疾作語言大異惧其將甚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琪驚嘆久之少頃魚恙出集異記

舒州軍吏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神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

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出稽神錄

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遺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璩璠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滎陽廖氏　陶演　趙王倫

張騁　懷璩　裴瑎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參軍　部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盻女精也蜀王納爲妃

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塚盖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商武擔是也出華陽國志

東方朔

漢武帝東遊至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憂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地聚夫酒忿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出搜神記

雙頭雞

漢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致于甘泉館更有餘雞孕之得種類也而不能鳴非吉祥

帝乃送還西域至西河雞返顧望漢土未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謂爲亂相移至王莽篡位將軍九虎之號其後喪亂高棘家無雞犬此雞來至月支乃飛而去出拾遺錄

張遺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隱居陵山中有大樹十圍餘盖六朝枝葉扶疎蟠地不生谷卓遺怒命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自所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斧一汗出此等何惟因四五尺突出稱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空處白頭老翁長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

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出洗沈研

翟宣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簪兵也謀舉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群鴈數十中庭有狗從吾助齧之皆驚北救之皆驚北救之皆驚北救

得之寘普乃蘇說事如此狀出搜神記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籠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燕鬬燕死烏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耳兒生入灶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知假託之類非各妖之徵其高宗之興非雉所雊太戊之時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年俱興安卦成輅曰君之卦死又牀上當有一入室與燕鬬燕死乃至於此牟爲處魑魅魍魎共爲妖書佐也烏與燕鬬也萬物之變非道卦中不見其凶故三事不爲凶象

顏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教也後卒無他遷爲安吉縣出搜神記

應璩

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作急遊觀飲讌自娛六十二卒出魏志

公孫淵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朱幘絳衣裹平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亾出搜神記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

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出搜神記

零陵太守史

零陵太守史闕其名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記

滎陽廖氏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會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愕未幾其家疾疫死亾畧盡又有沙門曇遊戒行清苦時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遊曾詣之主人不食遊便咒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遊因飽食而歸竟無他出靈鬼志及搜神記

陶璜

盧王將陶璜掘地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蠶長數丈大十圍餘蝡蝡而動莫能多剖腹內如猪肪遂以爲膏甚香美璜噉一杯於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腸遂乖其背青黑腸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時體軟死則乾脆

出感應經

趙王倫

永康初趙王倫篡位京師得一烏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問人積日有一小兒見之曰鵂鶹鵂鶹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明日視之封閉如故悉不見時倫有目瘡之疾故言鵂鶹倫尋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騭

晉大安中江夏功曹張騭乘車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騭及從者數人皆驚懼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牛又言曰歸何也騭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騭從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起兵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騭還家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詐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終抹額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騭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期而敗於是一郡殘破死傷者半而騭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搜神記

懷隆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隆家閒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蟭螟林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玉犬得之者家富昌豈當養活以爲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龕宿昔發視左右無孔

而失所在璯家積年無他禍禍也出搜神記

裴楷

晉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化爲血或作蕪菁子未幾而卒出五行記

衛瓘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悉化爲螺出五行記

賈謐

賈謐字長淵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電謐齋柱陷壁毀牀帳飄風吹其服上天數百丈久乃下出異苑

劉嶠

永嘉末有劉嶠居晉陵其兄喪亡嫂寡居夜嫂與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嫂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有不可看劉嶠便持刀然火將婦至見四壁上如人面張目吐舌或虎或龍千變萬形視其面長丈餘嫂即亡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敦

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于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匣中匣繞數十而鏡尺餘以問部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出搜神記

劉寵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
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
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烝炒亦爲虫火愈猛而虫愈壯寵
遂北征軍敗於檀丘爲徐龕之所殺出搜神記

桓溫府參軍

穆帝末年桓溫府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伏兔張目切
齒向之兔來轉近以刀斫之見正中兔而實及傷膝流血
後以刀重斫又還自傷牽刀不利不至於死出幽明錄

鄙氏

畢修之外祖毋鄙氏嘗夜獨寢喚婢應而不至鄙屢喚猶
爾後聞蹋牀聲甚重鄙厲聲呵婢又應諾諾不至俄見屋
風上有一面如方相兩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
長數寸又挺動其耳目鄙氏道精進一心至念凡物乃去
又之婢輩悉來云向欲應如有物鎮壓之者體輕便來出
幽明記